

實踐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綫的掘墓人

——社陣「黨訊」第十八期“批判學運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一文——

語錄：「去年六月到現在的短短時期內，經過反右和反「左」的鬥爭，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麼一回事。沒有這樣一個過程，大家是不會知道的。」——1948年4月2日

☆ ☆ ☆

(一) 我們對社陣「黨訊」第十八期

反「學運報」文章的嚴正態度

最近出版的社陣「黨訊」第十八期裡，發表了一篇題為“批判學運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文章，公開地、正面地加入了對「學運報」的攻擊。對於這篇由「左」傾機會主義者中坐第二把交椅的头目起草的反「學運報」的文章，我們究竟持着什麼態度呢？

在我們接到社陣「黨訊」第十八期之前（我們是在五月九日接到了這份刊有反「學運報」文章的「黨訊」）所發表的一篇駁斥所謂兩大同學（左派）的文章中，（題目是：“分裂兩大同學的伎倆是注定要破產的”），針對所有那些趨炎附勢攻擊「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無能，我們說道：「不中用的，矛盾百出的小丑們，趕快退場吧！你們可以休息了，還是讓反“學運報”的主角登場吧！我們在這裡告訴他們，反「學運報」的主角敢登場，我們一定奉陪他們到底！」

現在，正如我們所日夜盼望的，反「學運報」的主角登場了！（為什麼說他們是反「學運報」的主角谷后說明），我們除了徹底、全面地暴露他們反「學運報」總后台的本來面目和批駁他們系統地拋出來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理論基礎，還能有什麼猶豫呢？

因此，在這篇文章裡，我們將根據他們拋出來的全部「左」傾機會主義的理論，逐一地批判其「左」傾理論的極其本性的，揭示他們穿着紅色外衣而實際上却十分可笑的「左」傾邏輯，進一步對比他們這條「左」傾路綫的推行情況，暴露這條「左」傾路綫推行的結果，究竟是在何等嚴重的情況下，損害我們學運的原有基礎，指出這條路綫的繼續推行最終將把學運帶到一個危險的道路上，從而讓廣大幹部知道，我們和那些反「學運報」者的分歧究竟是怎樣一種分歧，使到他們充分認識推倒這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明確認識我們究竟應該循着什麼道路才能把學運推向前進。

(二) 社陣「黨訊」的反「學運報」文章

是在什麼情況下出現的？

在還未對他們的「左」傾言論進行駁斥之前，讓我們首先來看看「黨訊」十八期反「學運報」的文章究竟是在什麼的情況下出現的。關於這個問題，該文章說：「……由於「學運報」出現時，學運中堅持正確鬥爭路綫的同學便立即加以抨擊和批判。我們以為這已使辦「學運報」陰謀在同學中刮邪風的黑幫份子的反動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可是，這批居心險惡的黑幫份子並不知難而退，他們接着便大張旗鼓，連續發表了二篇文章進一步宣揚他們的反動謬論；……因此，我們拖到今天才對他們進行比較有系統的批判。」

上述引語，對於他們到現在才發表攻擊「學運報」文章所作的解釋，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那就是那些反「學運報」的小丑們不能如他們的主角所希望的那樣，阻止「學運報」論點的傳播，反而在論爭中，被我們徹底的駁倒了，這種形勢使得他們這些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后台不得不硬着头皮登場，妄圖借着「黨訊」過去發表過一些正確觀點的文章的聲譽，沿用和

我們這種情況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用歪曲和字眼，寫了這麼一篇洋洋兩三萬言的又長又臭的文章，用歪曲手法和脫離實際的言論，發動了對「學運報」的總反撲。

我們說這篇文章是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在不中用的小丑們失敗之後，爲了欺騙而不得不硬着頭皮登場，是有事實作爲根據的。「學運報」第一期在去年十一月出版之後，華中同學發表了一篇不針對「學運報」內容的反「學運報」文章，這篇題爲「以革命粉碎反革命」的「告同學書」，遭到了我們發表的題爲「消除分歧，爲開展學運而努力」的「告同學書」有力駁斥。隨着，新民同學也發表了一篇爲攻擊「學運報」內容的文章，這篇初步地拋出了「左」傾機會主義理論而題爲「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醜惡咀臉」的小文章，也遭到了我們一篇題爲「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全面和徹底的駁斥，這之後不久，華中同學又發表了一篇題爲「狡辯改變不了「學運報」的反革命本質」以攻擊我們「告同學書」的文章，這篇充滿謊言，迴避問題和造謠的文章，也同樣難逃前幾篇攻擊「學運報」文章失敗的相同命運，被我們題爲「謾罵不是辯論，迴避問題絕不能掩蓋錯誤」一文駁得毫無是處。

在這前一階段的學運大論爭中（指我們和華中新民等校同學的論爭），除了新民同學另一篇以我們「告同學書」中印劇上漏字作爲他們攻擊我們的題目，即「非虛偽的右傾」一文外，華中同學的兩篇和新民同學一篇反「學運報」的文章，都遭到我們全部和徹底的駁斥（我們之所以不準備駁斥該「非虛偽的右傾」一文，是因爲該文根本幼稚到不能理解我們的論點，因此，我們曾在謾罵不是辯論，迴避問題絕不能掩蓋錯誤一文建議同學們拜讀他們那篇大作，並保留我們答辯的權利）。時至今日，華中新民小丑們對上述論爭的局面，「擺了一個奇怪的隊形」，他們既不承認我們是否有駁斥他們（因爲承認我們有駁斥他們，那無疑使別人知道他們已失敗了），也不敢說他們已經辯勝了我們，（因爲事實是他們已被駁倒了），他們採取這種駝鳥的策略，就十分雄辯的告訴我們，那些小丑們已經在前階段的論爭中徹底失敗了，而這些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不得不寫出這樣一篇反「學運報」的大文章，發動他們總的，也是垂死掙扎的反撲來。

所以，事實昭然若揭，我們和華中新民「左」傾機會主義者論爭的結果，絕不是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所謂的「俊辦「學運報」陰謀在學運中刮邪風的黑幫份子的反動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恰恰相反的，正是因爲在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推動下出台的小丑們，醜態百出地唱出了許多反「學運報」而笑話百出的小調後，「使反「學運報」企圖在學運中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筲之徒的荒唐可笑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造成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不得不出而唱反「學運報」的大戲以挽回面子。這就是「黨訊」第十八期出現反「學運報」文章的背景。

如果我們真的如他們所謂「反動面目」被華中新民「左」傾機會主義小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那麼請問：爲什麼華中新民反「學運報」的小丑們閉口不談我們有否發表駁斥他們的文章呢？爲什麼華中新民反「學運報」的小丑們也不敢說他們駁倒我們呢？爲什麼所謂已經把「學運報」的「反動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的小丑們不進而繼續或駁斥我們反駁他們的文章，反而要由你們出場唱反「學運報」的大戲呢？爲什麼你們這期「黨訊」反「學運報」的文章出現時，不跟你們從前反對陳辛右傾機會主義時刊登陳辛等人的文章一樣，同時發表我們作爲你們所謂「批判」對象的文章呢？爲什麼你們百般阻止「學運報」論點的傳播，把擁有「學運報」或其他駁斥性文章的人扣上「黑幫」的帽子，採取開除的手段呢？爲什麼跟你們的指揮棒團團轉的「左」傾機會主義者要禁止人們把「學運報」或其他駁斥性文章帶進會所呢？

所有這一切鐵一般的事實，像太陽一樣明白地告訴我們，正因爲他們執行的是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以無法在前階段中避免已遭失敗的命運，正因爲害怕廣之幹部起來清算他們的錯誤路線，他們才千方百計地「硬」「學運報」真理的傳播。現在，在反「學運報」的小丑們「知難而退」敲起退堂鼓的時刻，主角和總後台敲起升堂鼓唱起大戲來挽回聲譽，除了更徹底和全面地暴露自己「左」傾機會主義的面目，並以此小丑與慘重的失敗告終外，難道還能得到什麼好處嗎？

（三）敵所謂「盜用兩大同學名義」

反「學運報」的小丑和主角們非常知道，由於兩大同學長期以來在群衆中有着崇高的威信

發動過幾次沉重打擊反動政權的鬥爭；因此在我們承認「學運報」是我們負責並發表許多駁斥性文章擊退華中新民等小丑們的進攻時，反「學運報」的主角和小丑們居然敢以非南大同學的身份，極力否認我們是「學運報」的創辦者，四處傳播辦「學運報」者都是「本質有問題」。但是，這一套說教是站不住腳的，這促使反「學運報」的主角們在許多幹部會議和個別場合上，因無法回答廣大幹部們發出的為何南大同學及曾領導南大同學鬥爭的行動委員會不出而否認的疑問，而醜態百出和尷尬非常。

爲了繼續編製所謂「學運報」及其他駁斥性文章非南大同學所發的謠言，於是反「學運報」的主角們匆忙神祕奔走，推動一些人以所謂「南大同學左派」名義發表了一篇分裂性的聲明，由於反「學運報」主角們等待這篇聲明太焦急了，因此，在這篇聲明還未刊登在報時，「左」傾機會主義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便迫不及待地在某一幹部會議上推怨不及地預告了這綜對他們來說是極爲重要的消息。正因爲這些反「學運報」的主角爲了編製所謂「盜用南大同學名義」太不擇手段了，以致於在報上把那篇文章中認爲我們提出的「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的口號，「只是我們展開反殖、反帝、反修、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論點稱爲「這點駁斥了我們」。

但是，這篇校內最初沒有人承認而到最近才有人承認的分裂性聲明，不僅沒有爲反「學運報」的主角們所謂「盜用南大同學名義」謠言的編造帮了任何忙，反而在反「學運報」的主角的臉上狠狠地刮了六巴掌，道出了「學運報」和其他駁斥性文章是南大同學所負責的事實。

該分裂性聲明一方面說我們是盜用南大同學名義，另一方面又說「學運報」及其他駁斥性文章是由南大同學所謂「當權派」負責的，而過去南大同學們發動的鬥爭也是這個所謂「當權派」領導的，我們在駁斥該分裂性聲明的一篇文章中（題爲“分裂南大同學的伎倆是註定要破產的”）指出，說我們是當權派（雖然我們反對他們這個字眼），無疑就承認我們以南大同學名義承認負責「學運報和其他文章是完全正當和合法的，而所謂「盜用南大同學名義」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現在，「黨訊」及「學運報」的大文章在所謂「南大同學左派」承認我們是所謂「當權派」之後，又重覆了這個不攻自破的誹謗，不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居心何在嗎？

如果這種所謂「盜用名義」的邏輯可以成立，那麼，現在陣陣「黨訊」及「學運報」文章的主角和總後台也是名符其實的當權派，他們黨內也有人反對他們對「學運報」的無理攻擊和誣蔑，他們不是也成了「盜用陣陣名義」了嗎？同學們看看，這些反「學運報」的主角和後台們，爲了阻塞「學運報」觀點的傳播，究竟使自己墮落到何等無恥和愚笨的地步呀！

（四）攻擊我們關於國內外形勢的分析

首先暴露了他們的醜惡本質

他們在一開始對我們的觀點進行攻擊時，就說我們對國際的分析「沒有提出今天是資本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這一特點，沒有提出亞、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蓬勃開展，沒有提出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節節勝利；它沒有提到中國人民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震動世界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的革命政權以及其作爲世界的革命堡壘日益強固；也沒有提到蘇聯現在修正主義集團背叛革命，勾結美帝及各國反動派加緊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這種低劣的攻擊手法，暴露了他們無恥的本性。

看過我們第一期「社論」和稍爲有認識的人都曾知道，我們在「社論」中主要的是提出我們對當前學運的口號，反右傾問題，組織工作問題的意見。因此，在短短不到二百字中，我們沒有對國際形勢提出深入和具體的分析，只是概括地提出了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我們扼要地提出國際國內形勢特點有利於學運發展的分析，是爲着我們在以後提出大力開展學運的觀點服務的，這究竟有什麼不對呢？

其實，我們「社論」中說，「國際上各國人民反帝鬥爭正處於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大革命時代」，以及「各國人民衝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浪潮仍然是今天國際形勢的主流，這主流的發展將會也一定會把反動派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統治地位徹底打碎」，基本上就概括了「資本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亞、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蓬勃開展」，「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鬥爭的節節勝利」，「中國人民無產階級的影響以及蘇聯領導人「勾結美帝」「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等國際人民反帝革命鬥爭所發生的事

實。如果我們沒有逐點提到事實，就是如同他們所謂「有意忽略」、「心懷鬼胎」、「包藏不可告人的意圖」，那麼他們在許多分析國際形勢的文章也沒有逐一提及，不是也同樣是「有意忽略」、「心懷鬼胎」、「包藏不可告人的意圖」了嗎？

他們沒逐一地提到上述國際人民反帝革命鬥爭的事實，遠的不說，就拿今年出版的陣線報新年特刊和不久前的第227期來說吧！在新年特刊第一版社陣主席李紹祖的新年獻詞第一段談國際形勢時，沒有提到1966年國際上的頭等大事——中國人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沒有說「資本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以及「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勾結美帝」「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第227期「社論」中，也同樣沒有說「資本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那不是「有意忽略」，「心懷鬼胎」，「包藏不可告人的意圖」嗎？可愛的反「學運報」文章的起草人，為什麼罵人不爭先翻翻一下自己的出版物，也不看看你們坐第一把交椅頭目的臉呢？這不是「罵人倒罵己」的活例嗎？

但是，我們不願把陣線報新年特刊的獻詞和第227期沒有提及上述鬥爭的事實而攻擊他們「有意忽略」、「心懷鬼胎」、「包藏不可告人的意圖」，這是因為採用這種卑劣的手法，除了說明攻擊者品行敗壞和幼稚無知外，再也不告訴我們其他的任何事實。

他們在攻擊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時，重新搬出了早被我們「到了的新式反「學運報」小丑們的濫調，說我們「沒有提到蘇聯現在修正主義集團背叛革命」以及「蘇修」的字眼都找不到。

在
關於這個濫調，還讓我們引用「陣線」第十六期一篇評「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對社陣答覆的文章吧！在當時他們的反右傾還有一定程度上的進步意義時，針對該委員會採用「修正主義問題」，該文章說：「……在警察極權統治下今天的馬來亞，人民的民主權力和自由都被剝奪，共產主義是彼英帝國「極左派」宣佈為“非法”的。因此，我們並不認為須要或明智的把“現代修正主義”這字眼應用在我們討論和辯論中。讓我們不要忘記：在今天的極權統治下應用這些字眼很可能給反動派有更多的藉口對人民採取鎮壓行動。」接着，他們還進一步問道：「為什麼這批“敵人代理人”，要用這類字眼，並在這些短的字句裡用的這麼多，這麼頻繁呢？這是不是……還是想替行動黨鎮壓社陣、工團、人民黨而打開方便之門的惡劣陰謀呢？」

現在，他們還責我們不用「蘇修」的字眼，究竟要教人相信他們的那一套呢？這又豈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嗎？

他們還說我們自稱「提出對國內的正確分析」是「大言不慚」，並且還歪曲地說我們自稱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是「正確地和及時對新出現的時局特點的分析」，隨後又給我們加上「無恥的自吹」的詆譭。關於前者，我們要老實地告訴他們，不是別人，正是他們最得意的新式反「學運報」小丑們首先在攻擊我們的「社論」時，說我們「抄下了許多正確的分析」，我們有力地駁斥新式小丑們所謂「正確的分析」是「抄」來的詆譭，也進而說出我們提出這些和別人相似的分析的必要性，這些觀點，都極為清楚地闡述在「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中，為什麼這些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要「故意忽略」來詆譭我們「大言不慚」呢？如果所謂「大言不慚」可以成立，這個罪名不是先要落在他們的小丑身上了嗎？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又為什麼不「真誠」給他們的小丑呢？

我們認為他們指我們自稱「正確地和及時對新出現的時局特點的分析」是歪曲，在於我們的「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中，雖然有上述字眼，却完全不是指我們自己的文章。原文說：「對於國際形勢，如果是正確地和及時地對新出現的時局特點的分析，那麼，這是早越的分析，我們應該努力學習」，指的是「一般上分析時勢的文章」。我們在該文中區分各種分析時勢的文章，進一步說明我們「社論」中「和其他方面的提法相似的」國內外形勢的分析是「試圖將之與學運的情況結合起來，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是為着駁斥新式小丑們詆譭我們為「文抄公」的。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不詳細閱讀我們的文章，抱有刻薄的成見，張冠李戴，怎麼會不獻醜呢？

對於我們對國內形勢的分析，他們也同樣採取對我們國際形勢的攻擊手法，說我們「隻字不提我國人民反帝鬥爭，粉碎“馬來西亞”和反對假「新加坡獨立」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的馬來亞的鬥爭」；「隻字不提」「杯葛國會」退出「國會」，議會外群眾鬥爭」，

「不提反右的鬥爭、李光耀傀儡政權已日益法西斯化」，「不提左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勝利」等等。

看過我們「社論」的人也同樣明白，我們在該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內容上面，標上的是「當前形勢對學運提出的任務」的小標題，在這段落中剛剛超過三百字的對國內形勢的分析，也主要是概括了國內形勢的特點，並提出其與學運發展的關係，正因為它是概括了當前國內形勢的特點，所以不可能逐一地包括許多鬥爭的事實，但又和這些事實有一定的聯繫。例如，我們說：「整個國內形勢却是朝着有利於人民的方面發展」，就是說明爭取實現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鬥爭的進展以及杯葛「國會」的作用，我們說「聯盟和行動黨傀儡政權」「使用暴力和改良欺騙的兩手」就是指「反動政權的日益法西斯化！另外，我們說「我國人民鬥爭的新階段」以及「人民鬥爭」「在新的條件下前進」，並在論述反右傾鬥爭時說：「要在當前形勢下繼續推展左翼運動就不能不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就說明了反右鬥爭和鬥爭進行的關係，為什麼我們所謂「不提」「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勝利」呢？難道在分析國內形勢的發展以論證學運的發展的可能性時，沒有先提出而在論述反右鬥爭時提出就不是反右傾機會主義嗎？

如果因為我們沒具體和逐一的指出他們所列舉的國內人民鬥爭事實，則我們對國內形勢的分析就成為他們所謂的「抽象、空洞的論調」，那麼許多文章不逐一提到不是也成為「抽象、空洞的論調」了嗎？譬如，陣線報第 23 和 25 兩期為分析國內形勢的「社論」中，也沒有粉飾「馬來西亞」反對假獨立的字眼，也不提「左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勝利」的論述，所有這些遺漏，按照他們的邏輯，不是也「暴露他們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了嗎？

人們或許會問，為什麼這些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惡毒地攻擊我們沒有提到上述事實，自己卻沒有提出呢？其實，答案極為簡單，正因為他們對我們不同意他們的「左」傾路線十分仇恨，為了堆砌一篇反「學運報」的大文章，他們很自然地就會絞盡腦汁，拿出許多自打咀巴的論據來攻擊我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了加非的欲（也就是主觀願望），對於那些把自己吹捧上天的反「學運報」主角們，拿不出一篇大文章來，是非常丟臉的事。因此，如果我們在「社論」中有逐一提到他們所提出的事實，那麼，在國際形勢上曰「不提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國內形勢上曰「不提騎王車、小販鬥爭，或其他所謂「不提六不忘」等等的加非」之「辭」，也同樣會出現的。所以，如果有人不仔細調查研究，也跟著他們譴責我們不提上述鬥爭，那不過說明他們是「人云亦云」的思想懶漢。

除了上述回答反「學運報」主角和總後台攻擊的論據外，事實也可以證明我們的嚴正的立場態度。在「古同學會」中，我們說：「對鬥爭路線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明確地肯定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在「謾罵不是辯論，回避問題就不掩蓋錯誤」一文中，我們說：「關於抵制國會」問題，我們已在同學中貫徹了支持抵制的正確意見；以及「至於放棄議會鬥爭，我們還未統一意見，更沒有向同學貫徹」，所有這些文章所表達的事實，難道是能輕易歪曲了的嗎？

在攻擊我們沒有逐一列舉他們所提出的鬥爭事實之後，他們還說：「一九六五年的“二·一三”鬥爭和一九六四年的反軍訓鬥爭，是左翼還在右傾思想統治底下展開的。搞「學運報」那伙黑幫故意提這兩次鬥爭，而不提一九六四年以後在正確路線指導下的多次鬥爭」，我們說：這是他們所謂反右者的思想大暴露。

怎樣看待「二·一三」鬥爭和「九·一二」反軍訓鬥爭，是革命和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分水嶺？是為群衆鬥爭精神所鼓舞而熱烈擁護的革命精神和因為不是自己領導而非議他人的那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分水嶺。全馬左翼幹部都很清楚，究竟是誰爭前白被反對「二·一三」鬥爭，究竟是誰在全馬幹部遊行隊伍湧上街頭時坐在警車內阻礙這場鬥爭的展開，並在鬥爭之後極力否定這場鬥爭的意義。同樣的，對於「九·一二」反軍訓，人們也很知道，爭前反對，事後不支持的，正是那些當時堅持「國民服務」上「有原則登記」的錯誤者，而發動這場鬥爭的人，却是當時已經認識了「有原則登記」的錯誤。我們特別着重地提這兩次鬥爭，正是因為這兩個鬥爭的實踐宣告了右傾機會主義反對群衆鬥爭的破產，是馬來亞（馬來半島和星洲）幾年來群衆鬥爭的首次，是「標明了我國人民鬥爭的新階段」。隨後，我們之所以提出抗美援朝鬥爭，是因為那是當時正在開展的，具有全馬範圍的、長時期和規模較大的鬥爭。很清楚的，我們在上述所列舉的是一些有特別意義、規模較大的鬥爭，而不是所有大大小小的鬥爭。

我們列舉了三個有特別意義的鬥爭，他們却攻擊我們不提一九六四年以後在正確路線指導下的多次鬥爭，看吧！如果我們只提兩個有先鋒作用的「二·一三」鬥爭和反單訓鬥爭，他們就會說我們「不提一九六四年以後在正確路線指導下的鬥爭」，我們「社論」中多提了一個抗美援朝鬥爭，他們就說「不提一九六四年以後在正確路線指導下的多次鬥爭」，他們就是這樣一伙斗骨之徒，爲了達到打擊別人的目的，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就是我們舉的所謂「一九六四年以後在正確路線指導下的鬥爭」，他們也不放棄尋找機會來進行其瘋狂的攻擊，說稱爲「抗美援朝」是和魏利煌、陳辛、政治變節者「稱呼這場鬥爭的詞語竟一模一樣」，左翼政黨中坐第二交椅的人說出這樣的話的確是令人太不取想像了！我們這樣稱呼，是從過去的「抗美援朝」來的，我們用上這個稱呼，根本也沒有想到這是與現在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的稱呼不同，却與魏利煌、陳辛、政治變節者相同，現在細想起來，或許二者意思有微些不同，但是，從這四個字的兩種不同排列中，根本不可能引出什麼原則立場的不同來；魏利煌、陳辛，也不可能因爲我們這些在「國民服務」問題上，鬥爭口號上，鬥爭路線上和他們針鋒相對的人採用「抗美援朝」的相同稱呼而得到什麼好處。反「學運報」的主角和總後台說他們「不以爲然走“偶合”」，來引導人們得出我們在政治上和魏利煌、陳辛完全相同，尤有甚者，指我們是和政治變節者「一模一樣」，企圖引導人們得出我們是「反動特務」的結論，這種做法居心之毒，用心之險，真可謂我們左翼運動史上罕見或獨一無二的！

(五) 兩條路線，兩種對鬥爭形勢的不同估計

怎樣估計今天的鬥爭形勢，是我們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之間一項重要和原則性的分歧。從這個分歧出發，產生了一系列關於爭取群眾和組織群眾問題，處理群眾鬥爭的策略問題，估計敵我力量對比問題等等的嚴重分歧。

我們一貫認爲，今天我國人民的鬥爭是處於兩個高潮之間的過渡階段，或者說，是處於兩個高潮的過渡階段，這個所謂的過渡階段，既不是高潮也不是低潮而具備某些特點。

怎樣正確地估計人民鬥爭的形勢呢？我們認爲，要正確地估計鬥爭形勢，就必須看到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兩個方面。所謂客觀形勢，指的是反動派對廣大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從而帶來的群眾生活受迫苦的貧困的狀況，以及人民和帝國主義、反動派之間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矛盾尖銳化程度；所謂主觀條件，指的是作爲群眾先鋒隊的左翼對群眾的組織、教育、團結、鼓動、宣傳的深度和廣度。只有了有利的鬥爭客觀形勢，缺乏左翼對廣大群眾正確地進行組織和教育，沒有把他們組織和團結到左翼周圍，就不能把這種形勢稱爲高潮。

我們說「學運報」以及其他敵斥性的文章中，反復地提出了「鬥爭形勢很好」以及「群眾覺悟仍然低落」或「未普遍提高」，就是說要全面地估計客觀有利形勢和主觀不足條件。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說今天的鬥爭不是低潮也不是高潮，而是逐漸向高潮過渡，只要我們正確地，全面地認識當前形勢有利的一面和不足的一面，正確地組織和團結廣大群眾，就能把鬥爭推向高潮。

但是，如果我們不顧客觀地估計廣泛群眾遠未組織和團結的一面，甚至幼稚可笑地不取承認這個事實，反而把指出這個事實的人說成「右傾機會主義」，那就忽視了廣泛群眾遠未組織和團結的事實，就不能重視對廣泛群眾的組織和團結的工作，也當然不能把鬥爭推向高潮。

我們說鬥爭形勢好，並沒有把之與群眾鬥爭的展開分割開來，「社論」中說明鬥爭形勢好，以及鬥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時，就是列舉各條戰線的許多鬥爭作爲依據的，但是，對於所展開的一切鬥爭，都必須對參加鬥爭的成份，數量以及口號的水平進行客觀的分析。今天，不可否認的，各條戰線都出現許多鬥爭，但是，是否能夠因爲出現了這些鬥爭而不對這些鬥爭進行具體和深入的分析，就說「群眾普遍覺悟」「高潮」了呢？我們認爲不能。

以目前的情況看來，一切的鬥爭都可分爲二種性質，一種是群眾捍衛切身權益的經濟鬥爭，一種是左翼所展開的政治鬥爭，對於前一種鬥爭，我們說過，由於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使廣大人民生活於痛苦的深淵，造成他們對現狀極爲不滿，因此，這幾年來就紛紛爆發了捍衛切身利益的鬥爭，諸如漁民海上示威，阿沙漠、直涼園、泉成園工友的罷工鬥爭，星洲霸王車司機和小販的鬥爭等等。但是，就以這些鬥爭來說，群眾固然對現狀不滿，但不意味着他們就認識了整個痛苦的社會根源，這些鬥爭還屬於經濟鬥爭的性

，我們還必須通過這些鬥爭讓廣大群眾從他們的親身經驗中，教育他們提高覺悟以役人推翻反動政權的政治鬥爭，還須要通過大力開展這些鬥爭來教育群眾。所以，這些鬥爭還一方面說明群眾對現狀不滿和另一方面覺悟還未普遍提高到必要的政治水平。對於後一種鬥爭，也就是左翼所開展的政治鬥爭，從其隊伍主要由幹部組成以及數量佔群眾中的極小部分看來，也可以說明群眾覺悟還相對低落，也就是他們還不能把自己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正確地聯繫起來。

所有這些客觀存在的事實，都雄辯地說明了我們對鬥爭形勢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那些反「學運報」的主角和小丑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正確地對鬥爭形勢進行客觀的分析，不理解鬥爭的客觀形勢好和群眾覺悟未普遍提高是當前形勢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幼稚地以為說鬥爭形勢（即客觀形勢）好就不能說群眾覺悟未普遍提高。

「黨訊」反「學運報」的文章對群眾覺悟的估計，完全是從他們「左」傾的主觀主義出發的，他們是脫離了實際來對群眾覺悟進行分析的。他們不對鬥爭的性質、水平、數量進行客觀的分析，把我們所了解的鬥爭當作群眾已經了解，把幹部所展開的鬥爭當作是廣泛群眾的鬥爭，用主觀的文字代替了群眾的實際情況。因此，在論證鬥爭形勢好時，他們就認為一定要把群眾普遍覺悟加進去，可是他們是怎樣分析群眾覺悟程度情況的呢？他們說：「人民群眾跟反動派的矛盾日益尖銳，人民群眾覺悟日益提高，看清了革命的正確方向，遵循正確的鬥爭路線，紛紛勇敢地起來同反動派展開鬥爭，以及革命人民的正義的鬥爭，狠狠地、堅強有力地打擊着反動派，暴露了它們的兇暴，反動但却虛弱本性，從而教育廣泛的人民，使他們認清了反動派是可以打而且打得倒的，認清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使反動派愈來愈孤立，愈來愈向死亡邊緣接近。……」以及「人民都普遍覺悟起來了，人民要在各個方面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展開革命鬥爭」。所有這些文字，如果是寫在向群眾宣傳的聲明中，寫在鼓動群眾鬥爭的傳單上，也許還勉強可以合用。可是，如果作為決定我們鬥爭的戰略和策略路線和政策的基礎，却將是誤導鬥爭的主觀主義。

我們都知道，左翼是代表人民群眾的，左翼所進行的一切鬥爭都是人民群眾的鬥爭，因此，我們在日常的宣傳工作中，就要把左翼和人民聯繫在一起，把左翼的鬥爭當作人民的鬥爭，用以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劃清政治界限、教育群眾我們是和人民在一起的，這些，在對外宣傳上都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在估計敵我力量對比時，在研究群眾認識的實際情況時，就要對鬥爭隊伍的成份和數量，群眾對我們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反應進行細心的調查，根據這些正確的了解來決定我們的方針路線，才能把工作不足和不利的方面轉為充足和有利的方面，才能不斷地壯大隊伍，把群眾組織和動員起來，爭取鬥爭的勝利。

因此，如果身為群眾的領導，不知道左翼所代表的是廣大群眾的利益，不知道我們是必然會受到群眾支持，一句話，不知道「造反有理」的真理，反而因為一時鬥爭的困難，和群眾覺悟未普遍提高而不敢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對鬥爭前途悲觀失望，就會產生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但是，如果我們不對群眾在每一時期和每一階段的覺悟水平進行客觀的調查研究，不根據實際情況判定我們的方針、策略、路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在策略上重視敵人，就不能領導鬥爭走向勝利，就會在鬥爭失敗和脫離群眾的情況下對前途悲觀失望，最後從「左」傾機會主義滑到右傾機會主義的道路上去。各國人民鬥爭的歷史都充份地說明了這一點。

可是，那些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由於用希望鬥爭迅速勝利或高潮到來的願望代替了客觀的分析，把幹部的鬥爭當作群眾的鬥爭，把幹部所理解和接受的當作群眾也理解和接受，所以，他們把主觀想像的「群眾普遍覺悟」硬硬地插到「鬥爭形勢好」當中去，攻擊我們說「客觀形勢好」同時「群眾未普遍覺悟」的客觀和正確的分析，把「鬥爭形勢好」又同時「群眾未普遍覺悟」當作是不可思議的。

也因為他們從主觀願望出發而脫離對客觀情況的分析，所以，他們也不顧到當前出現的各種鬥爭的數量、成份水平進行客觀的分析，以為有鬥爭就是「群眾普遍覺悟」，不了解所有一切鬥爭所表明的「鬥爭形勢好」和「群眾未普遍覺悟」的兩面性，把我們對各種鬥爭進行客觀分析從而得出「鬥爭形勢好」和「群眾未普遍覺悟」的結論說成是「把人民群眾的鬥爭和革命的好形勢分隔開來」。

他們說「國際革命人民的鬥爭的高漲和取得節節勝利，也必然對我國群眾的覺悟的提高有

「影響」。我們當然不否認，國際革命人民的鬥爭對我國人民是起着極大的鼓舞和教育的作用；但是，對我國人民的組織和教育工作，主要還是要由我們左翼來進行，也就是說，作為人民的先鋒隊，必須根據群眾的生活體驗，暴露本國反動派一切具體的反動措施，通過一切方式把廣大群眾組織在左翼周圍。因此，如果有國際的有利條件，却没有國內組織和教育群眾的正確方針和路線，「群眾普遍覺悟是不可能的。

我們提出的鬥爭形勢「向高潮過渡」以及「兩個高潮的過渡階段」，對於那些具有強烈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的主角和小丑們，是根本無法了解的。如果他們無法了解而向我們詢問，我們是極願意向他們詳細解答的，但是，在對國際革命人民的鬥爭經驗和規律毫無所知的情况下，竟然以「批判家」的態度，歪曲別人的觀點然後進行無聊和惡毒的攻擊，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徹底駁斥他們和指出他們幼稚無知的必要。

國際革命人民的鬥爭歷史告訴我們，鬥爭的發展不是筆直和直線上漲的，而是波浪起伏的，為什麼鬥爭的發展會出現波浪起伏的規律呢？這是因為新生力量和腐朽力量，革命力量和反動力量之間鬥爭力量的不均衡，所以在反復較量的過程中，有時是革命力量超越反動力量而使革命力量居於主要地位，有時是反動力量進行反撲而革命力量暫時不能戰勝反動力量而使革命力量處於次要地位，一句話，就是矛盾的雙方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就造成了人民鬥爭不僅在一個歷史時期中出現波浪式的发展，而且也使某一階段或某一地區的鬥爭在不同時間出現不同的起伏形勢。

根據鬥爭波浪起伏的規律，所以，革命有時會出現革命主客觀條件成熟而向反動派進攻和進攻的階段，有時會出現革命力量薄弱和群眾情緒低落而隱蔽和積蓄力量的階段，有時也會出現鬥爭形勢有利但組織和教育工作不足，因而通過有利有理有節的鬥爭原則，爭取鬥爭的局部勝利而逐漸向高潮過渡的準備和醞釀的階段。許多國家人民的鬥爭歷史告訴我們，當人民和反動派的矛盾極端尖銳化時，當革命力量經由不斷地日常的組織工作而具備向反動派進攻的條件時，當群眾的鬥爭情緒異常高漲，一句話，當不僅人民不能按舊方式而且反動派也不能按舊的方式繼續生活下去時，高潮的條件就成熟了；這時，身為群眾領導的左翼，就有必要帶領群眾向反動派進行攻擊。這種進攻的高潮形勢，在一定的條件下，由於某些鬥爭的主客觀原因，使得鬥爭不能取得勝利，這時我們的主觀力量因為遭到敵人的打擊而暫時削弱，群眾因為暫時看不到鬥爭前途而情緒低落，在這個階段中，加上反動派採取的改良欺騙也會造成他們對反動政權存有某些幻想而覺悟低落，此即所謂低潮的階段。但是，低潮的階段不是永久的，隨着反動派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不斷加深，隨着我們組織和團結工作日益加強，就會使我們的鬥爭處於向高潮過渡的階段，一旦一切條件成熟時，鬥爭的高潮形勢也就出現了。這時的過渡階段，就是處於過去一個高潮和未來一個高潮的過渡階段。

很明顯的，我國人民革命鬥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是處於向反動派進行衝擊的高潮階段，由於當時存在某些原因而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在一定的時期裡，革命力量是暫時地遭到了削弱，群眾的情緒是暫時地低落了，加上反動派的改良手段和意圖欺騙，也會造成群眾對反動派存有一定幻想。但是，這幾年來，由於人民經受「大馬」，新加坡假獨立，印「馬」對抗所帶來的災難，使他們對現狀不滿日益加深，加上左翼原有組織基礎的逐漸加強，使我們處於向高潮過渡的階段，只要我們掌握正確的鬥爭原則和鬥爭藝術，日益擴大我們的組織基礎和統一戰線，就完全可能把形勢推向高潮。

但是，我們上述的對鬥爭規律和當前形勢的分析，「不學無術」的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是根本無法理解的，他們以為除了高潮以外就是低潮。另外，他們也根本無法知道什麼是高潮和什麼是低潮，也不知道為什麼高潮會轉化為低潮，不知道群眾的情緒會從高漲轉化為低落，不知道高度的覺悟會轉化為對前途失望消極，甚至對反動派存有一定的幻想。

當然，即使一次高潮的暫時挫折而轉化為低潮，這個高潮對整個革命鬥爭的影響也是極為遠大的，革命人民對反動派的沉重打擊，對反動政權殘酷鎮壓的暴露，對鬥爭隊伍的鍛鍊，對人民的教育等等作用，都會對將來高潮形勢的鬥爭和勝利起着極大的影響，為將來鬥爭的更大規模和勝利奠定基礎。所有這些看法，怎麼會是反「學運報」的主角們所謂的「把歷次的鬥爭割裂開來，把它們當作沒有內在關係的，沒有繼承關係的」呢？

我們指出鬥爭的缺點和不對的一面，但是我們並不會得出對前途悲觀消極的結論，我們深信，在今天的有利形勢下，只要掌握了正確的路線，只要糾正了右和「左」的錯誤，我們的隊伍必將迅速地擴大，反動派必將大大地孤立，鬥爭高潮是完全可以指望的。

關於反動派的「污蔑」，我們一方面在戰略上要藐視之，另一方面在策略上要重視之。是的，「敵人反對我們是好事」，但是究竟應該如何正確理解這句真理呢？「敵人反對我們是好事」說的是原則立場的問題，那就是說，敵人反對我們說明我們是和敵人劃清了立場界線，說明我們是站在正確的立場。但是，有了正確的立場，並不意味着我們的策略、方法、方針、路線就是完全正確的了，因為左派所制定的政策和採取的行動，即使錯誤和脫離群眾，只要把矛頭對準敵人，敵人也是會因此反對我們。譬如打個比方，聽說魔鬼是要吃人的，人是反對魔鬼吃人的，在立場上說，魔鬼要吃人是好事，因為這證明我們是人，而不是魔鬼，我們沒有跳到魔鬼的陣營去，沒有和魔鬼同流合污，但是，說魔鬼吃人是好事，並不意味我們和魔鬼鬥爭可以赤手空拳，可以讓多多人毫無代價地做魔鬼吃掉的，以此來說明是好事，相反的，毫無代價地讓人和魔鬼吃，就是客觀上幫助魔鬼，對魔鬼有利。

所以，如來不知道敵人永遠要反對和污蔑我們，不取藐視敵人的污蔑和進攻，以為這樣是壞事，就會跳到敵人的立場上去；但是如來我們不細心研究敵人每一污蔑的客觀效果，幼稚地以為污蔑就是好，就要承認，那就會感觸到連反動派恣意製造出來企圖孤立我們的誹謗也承擔下來，就是十足的傻氣。

可是，在戰略上藐視污蔑和在策略上重視污蔑的原則，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是沒有能力理解的，根據他們片面理解「敵人反對我們是好事」的思緒出發，他們不重視每一污蔑的效果，把別人重視污蔑當作是害怕敵人污蔑，以為對待敵人的污蔑群眾是和左翼一樣能認清。因此，他們把我們主張在每一具體鬥爭照顧群眾的覺悟，爭取合情合理的鬥爭以教育群眾，以便大大孤立反動派的看法，理解成什麼「要卑而左翼遵循『長期的「教育」、「和平」鬥爭道路，以為這樣反動派無法「污蔑」，容易得到「群眾的支持」』。

我們認為，我們所展開的群眾鬥爭可以劃分為政治戰線和其他戰線兩部分。對於政治戰線的鬥爭，當然首先只能通過幹部來帶動，估計群眾支持當然不能馬上從群眾有否參加着眼，而是看他們是否同情和支持這個鬥爭，了解這個鬥爭的必要性。我們每發動一個鬥爭，都要儘可能使到大部分群眾感到其必要性，使他們想到這是唯一正確的途徑，絕不能自始至終在群眾毫無所知的情况下發動鬥爭，必須使我們的每一形式，每一行動，每一步驟在大部分群眾看來是被迫的，否則，就會為敵人製造對他們有利的輿論。就是對於其他戰線的鬥爭，儘管其屬於淨偷切身利益的鬥爭，也易為群眾所了解，也要照顧鬥爭的有理有利性。

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不承認敵人的污蔑可能對我們不利，不同意我們有可能脫離群眾的覺悟而不為群眾所接受，是絕不負責任的考慮的。如來他們所謂「群眾是絕對站在革命者一邊的」，而把自己了解當作群眾了解的理論可以成立，為什麼霸王車司機採取激烈的鬥爭會博得群眾支持和同情呢？為什麼霸王車司機和特務撞燈任同歸於盡會引起群眾同情呢？為什麼李光耀政權控告「陣線報」所謂「誹謗」，在法庭上左翼成為被告，但是由於我們獄中戰友對反動派虐待被扣留者的徹底暴露，而在法庭外的輿論上左翼却成了原告呢？相反的，為什麼兩大同學反王廣武報告書的鬥爭受群眾支持而火燒舍務處（其實這是敵人放火而企圖在輿論上孤立我們）却受同一些人的非議呢？為什麼群眾對於某些中學生及隊們的一些幹部打破交通燈，曾說「有意見可以表達，打破交通燈花人錢」的議論呢？為什麼人們曾說「被開除我同情，打破長不應該」的言論呢？為什麼群眾曾把你們的某些遊行說成「私會黨鬪鬥」呢？為什麼星洲日報社論不取非議兩大同學鬥爭而取於公然地反對打破長事件呢？

所有這些事實，都被「左」傾機會主義者因為片面理解「造反有理」（不知道群眾是從每一鬥爭有理來逐漸認識「造反有理」的）而統統忽視了，他們否定群眾具有從其所見所聞來辨別是非的純樸正義立場，很明白的，究竟是誰把群眾看成「無知馴民」呢？

（七）在「高潮論」指導下

毫不考慮得失對比的盲鬥理論

我們和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在鬥爭形勢分析和組織路線上的原則分歧，

也造成了我們和他們在關於處理具體鬥爭部署上原則上的分歧。

在那些「左」傾機會主義者看來，「鬥爭形勢」是處於「群眾普遍覺悟」、「鬥爭情緒日益高漲」的「高潮」階段，左翼只要發動鬥爭，「群眾是絕對站在革命這一邊的」，所以，在有關部署具體鬥爭上，他們主張「大刀開展鬥爭，就能把鬥爭高潮推向一個更高的高潮」，「促使革命高潮一天比一天高」。但是，照我們看來，由於鬥爭形勢是處於階級矛盾尖銳但群眾尚未普遍覺悟的向高潮過渡的階段，左翼一方面要帶領群眾鬥爭，但又要照顧群眾覺悟水平，逐步提高群眾覺悟，所以，我們在決定鬥爭時，要全面地比較得失對比，通過得大失小而代價小的鬥爭壯大力量，把鬥爭推向高潮。

怎樣比較每一鬥爭的得失對比呢？那就是充分預見每一鬥爭的展開將取得什麼成績，敵人將可能對我們採取什麼行動，然後選擇對我們有利對敵人不利的鬥爭，爭取鬥爭的局部勝利，逐漸地壯大我們的力量。因此，很清楚的，在選擇鬥爭上，我們必須在行動上發展那些具有廣大的群眾同情和支持的可能性的鬥爭，狠狠地打擊敵人；對那些還未具備群眾同情和支持的可能性，發動起來代價極大的鬥爭，就不能毫無掩護地盲目鬥下去，而是考慮到一定必要時候的收縮。在這問題上，如未有誰幼稚地說凡是反動的都要反對到底，把必要的收縮認爲是「原則錯誤」，那他們就好像是遇到魔鬼而自己力量单薄時不顧死退却以準備在一切條件成熟時擊敗魔鬼，却主張「有魔鬼必鬥」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便不能在以後消滅魔鬼。

我們說要善於區分必要和不必要的妥協（即原則反對而不抵制到底），反「學運報」的老爺們也許就會出來說我們要替「國民服務」問題上的錯誤「辯護」和「翻案」了，但是，這個惡毒的言論如果說了出來，不僅不能給他們挽回什麼面子，反而進一步暴露他們的「左」傾面目。其實，正因為他們在「國民服務」問題上不知道「有原則登記」的真正錯誤何在，反對要區分不必要和必要的妥協，以爲一切都要抵制到底，才使他們在今天走向「左」傾機會主義道路。

所有以上這些，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也說不通的，在他們看來，選擇鬥爭就是「有原則」，不斷鬥爭就是「更高的高潮」。他們這方面的「左」傾思想，更露骨地表現在他們對敵人鎮壓的看法上。他們說：「反動派對革命鬥爭的血腥鎮壓，必然使它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動面目和虛弱本性更暴露出來，必然使它更喪失民心，更促使群眾認識覺悟提高，不備加緊，而人民的造反鬥爭規模因此趨大，以及更深入。」

當然，反動派的鎮壓歸根結底是促成人民覺悟的，但是能否因此而說我們不要在策略上重視敵人的鎮壓呢？完全不能。從幹部的隊伍來說，我們必須重視敵人鎮壓對幹部的影響，一方面堅定幹部的思想，反對悲觀消極思想；另一方面正確地估計敵我形勢，以決定要暫時退却還是發動反擊，反對因敵人鎮壓而產生的憤懣情緒將會導致的盲目思想，不注意這些，既不可能糾正來自右或「左」的錯誤傾向。在具體鬥爭的部署上，我們也要重視敵人的鎮壓，唯有這樣，才可能正確地選擇鬥爭，避免沒有必要的犧牲，爭取鬥爭更早日勝利。可是，「黨訊」反「學運報」的文章對於如何在策略上重視敵人鎮壓隻字不提，不是說明了他們盲目鬥爭的「左」傾機會主義嗎？

所謂「左翼運動」是在不斷地反擊敵人暴露敵人，突破壓力，促使革命高潮一天比一天高，而不在策略上重視敵人鎮壓的「左」傾路線。它一定要在實踐面前破產的。我們在上面論述他們的「左」傾組織路線時所列表的關於群眾鬥爭的實際情況，在在說明由於他們不在策略上重視敵人鎮壓並比較得失對比決定鬥爭，造成本來（尤其在反「學運報」之後）主觀力量遭到極大的損害，爭取高潮的早日實現因為他們推行「左」傾路線而延遲了。

他們盲目鬥爭的「左」傾思想，還表現在他們對全局性鬥爭的看法上。在他們對對全局性鬥爭攻擊我們時，正好暴露了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全局性鬥爭以及全局性鬥爭的構成條件。什麼是全局性的鬥爭呢？其實，除了我們上面所說全局的鬥爭形勢出現波浪起伏的規律外，以政治鬥爭來說，在某一政治鬥爭地區，即便在同一鬥爭形勢的時期內，因爲某一特別時候鬥爭尖銳化，群眾覺悟和鬥爭情緒高漲，而使我們處於主動而敵處於被動時，也會顯出高漲的階段來。在這樣一個鬥爭階段中，左翼各條戰線因爲通過自己的組織工作和結合各戰線群眾利益的口號，不斷地從低到高，從近到遠，從小到大地團結和教育廣大群眾，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從各個角面向反動政權進攻，沉重地衝擊着反動政權，達到在政治上削落反動政權的目的。

這種全局性的鬥爭，還的不說，就如戰後的星洲而言，就曾經爆發過1946——1948年的爭取馬來亞獨立的鬥爭；1949——1951年的反央市的鬥爭；1954——1956年反對央市和林有福政權的鬥爭；1961——1963年反假合併反「大馬」鬥爭；這些鬥爭都是以各條戰線的組織工作和捍衛群眾切身利益的鬥爭為基礎的，都是在一個高漲過後抓緊組織工作和捍衛群眾利益的積極準備下發動的。

正因為全局性鬥爭是在各條戰線以各自的角度互相配合以集中打擊反動政權的，所以，並不是政治戰線上的每個鬥爭都是全局性的鬥爭，不能以為政治戰線上的每個鬥爭都要其他各戰線同時配合，絕對不能不考察每一階段群眾鬥爭情緒、覺悟水平，各戰線鬥爭具體情況，從主觀出發，隨意和錯誤地發動全局性的鬥爭，如果不是這樣而把每一具體鬥爭當作全局性鬥爭處理，就會帶來群眾運動的損失。

我們在許多文章中反復多次地說過，左翼必須一方面提出戰略口號為號召和指導，另一方面必須根據各條戰線的具體內容，發動鬥爭教育本戰線的群眾以接受我們的戰略口號，並在政治戰線上針對每時出現的這個或那個問題發動必要鬥爭教育群眾。因此，我們從來不否認要提出正確的（不是馬門主義的）戰略口號，從來不反對左翼要展開政治戰線上的鬥爭或參與真正是全局性的鬥爭。我們所反對的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這個狂熱病表現在部署鬥爭上是反對各條戰線通過各自的具體內容逐步地提高群眾的覺悟，以為戰略口號不需要群眾根據捍衛切身利益的具體實踐就能理解，不斷地重複口號以為這樣群眾就會覺悟，把政治戰線鬥爭當成全局性鬥爭來部署，毫不考慮得失對比的發動鬥爭來斷送我們原有的組織基礎和幹部。

所以，他們攻擊我們所謂「利用各戰線應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展開各種形勢的鬥爭為幌子，提出『不是重複口號』就能教育群眾，提高群眾覺悟，藉以反對各條戰線對關係全局的鬥爭採取一致行動，以及掩護和抹殺全局性鬥爭對提高群眾政治水平的重大作用」，不僅不能達到攻擊我們的目的，恰恰說明了他們反對通過局部鬥爭教育群眾以接受戰略口號，把政治戰線鬥爭當作全局性鬥爭處理，主觀想像重複戰略口號群眾就接受等等的「左」傾機會主義本性。

由於全局性必須具備一些客觀條件，因此，即便那些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在主觀上如阿安寧發動全局性鬥爭，並把政治戰線的每一具體鬥爭當成全局性鬥爭，他們在鬥爭實踐上還是要破產的。如來說我們反對全局性鬥爭，那麼我們要請教反「學運報」的老爺們，你們所謂「一九六四年以後在正確路線指導下的多次鬥爭」，究竟有那一個是全局性的鬥爭呢？我們提出「在可能情況下以個別辦法參加」這些實際上是政治戰線上的具體鬥爭（不是全局性鬥爭），以防止你們當作全局性鬥爭來斷送左翼的組織和幹部，又有何不對呢？我們在每一篇文章中都闡述了戰略口號的必要性及其與策略口號的關係，為什麼你們要公然無恥地散播所謂「極端狀態和不滿這些政治性口號」的謊言呢？

也因為那些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在部署具體鬥爭上反對由低到高，一下子就拿出高的來否定低的鬥爭，所以，顯然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們要百般地反對我們提出的「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的鬥爭口號，攻擊這些口號是「不突出政治」、「空洞」；為什麼他們要以「不是爭取民族解放」的理由來反對爭取華印文為官方語文的鬥爭，為什麼中林哈爾集團曾提出「不要參與官方語文的爭吵」，把爭取語文平等的鬥爭稱為「脫離爭取民族解放」。為什麼廠商工聯中某些跟着「左」傾機會主義頭子的指揮棒團團轉的人，要以所謂「不突出政治」的理由來非議阿沙汗漢工友罷工告卹會人士誓，並拒絕印發傳單來支持阿沙漢工友的罷工鬥爭。

（四）攻擊我們提出的反右正確原則的醜惡目的

在所謂「對一被鬥爭問題的右傾言論的批判」的大標題中，除了攻擊我們對國內外形勢的正確分析、我們所提出的關於對群眾覺悟水平的估計、組織和教育群眾的路線，群眾鬥爭的方法和原則等問題，從而徹底暴露自己的「左」傾機會主義面目外；「黨訊」及「學運報」文章還對我們提出的反右傾原則進行惡意的歪曲和低級的諷刺，但這也不外暴露了他們壞透了的政治品質和他們掩蓋在處理幹部關係上宗派主義，「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壓比別人抬高自己的可恥行徑。

他們在攻擊我們提出的反右修正主義原則一開始，就說我們「不提右傾機會主義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是所謂「抽掉右傾機會主義的階級內容」、「取實超階級的錯誤言論」，讓我們就先來看看「學運報」第一期社論和另一篇文章是怎樣說的吧！

「學運報」第一期社論說：「這幾年來，隨着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其傀儡集團鬥爭的尖銳化，造成一些幹部只看到反動派的暫時和表面的強大而高估敵人的力量，片面地從左翼被鎮壓的局面出發，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因而害怕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形成了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體系。」隨後，我們所發表的「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也說：「我們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就要知道我們現在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是什麼？照我們看來，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任日前的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因為高估敵人力量，低估群眾力量，在政策上以暫時利益造就長遠利益，從而不能引導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的鬥爭走向勝利的錯誤路線。」

凡是有過上述的兩篇文章的人都曾知道，該兩篇文章都不是專門分析右傾思想的，我們在說明右傾問題時，主要是要提出我們當前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含義，進一步結合我們學運的情況，舉出右傾機會主義在學運隊伍中的具體表現，以便我們能正確和有效地糾正學運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是非直接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可，這個淺顯的道理，就好像我們平時批評各種錯誤思想傾向，諸如以大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一樣，都不是非同時提出其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不可的，因為這都是在肯定這些思想傾向是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為基礎這個前提下提出的，也就是說，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都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這樣一個淺顯道理之外，也還是有其他方面可以說明我們是不否定右傾機會主義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上述引語中所說「害怕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就包含有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妥協性；而且緊隨着他們由「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中所引出來的一段話後面，也以直接的語言表達了這些看法，該文中說：「右傾機會主義的階級思想根源在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妥協性，從這新說，我們的幹部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就要與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

如果我們沒有在第一期「社論」中直接提出，而在「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中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就是他們所謂的「抽掉右傾機會主義的階級內容」；「取實超階級的錯誤言論」，「反對正確的革命者用階級觀點來分析右傾思想」，那麼他們在陣線報第188期和221期談論鬥爭路線的「社論」以及「黨訊」的許多文章中沒有分析右傾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不是也給自已套上了他們硬加給我們的帽子了嗎？

至於說到歷史根源，同樣的，凡是有過我們上述文章的人，也知道我們是沒有準備也不可能在一篇非專論右傾機會主義的文章深入分析的。而且，老實說，就是要研究右傾機會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學運報」的主編和總後台所提出的許多脫離歷史條件，全盤否定過去歷史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歷史根源」，也是我們不取苟同的。這些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在這幾年來，在他們所控制的地盤，公開和私下的放出許多極不負責任和含有個人野心的所謂「歷史總結」，全盤否定了戰後以來議會鬥爭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惡意地攻擊還在軍中的人民敏愛的領袖「右傾」和「修正主義」，通過他們得意的親信（有些已經背叛人民而做他們稱爲「很早之前就被安插進人民隊伍裡的敵人代理人」），毫無停止地在許多地方傳播，請問：這種爲了抬高自己而作的關於過去歷史的所謂「總結」我們怎能草率和不負責任地接受下來呢？把議會鬥爭說成「只是一種個人表現而絕不會帶來什麼結果」，從而否定過去一切議會鬥爭並爲「左」傾機會主義鋪平道路的所謂「歷史總結」，一切要民族解放運動前進的人怎能毫無思索地同意下來呢？
→ 尤為可恨的，他們甚至還惡毒到把不是他們所參與的許多抗日人民鬥爭的重大事件，未經討論地統統批判爲修正主義。

所以，攻擊我們沒有在「社論」中直接提出右傾思想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也是不攻自破的。

其次，他們還公然地歪曲我們對反右傾鬥爭和階級鬥爭之間的關係的正確分析，割斷前後文，惡毒地引出個別字句，硬硬給我們加上所謂「反對正確的革命者用階級觀點來分析右傾思想」的誣蔑。因此，讓我們還是先看看原來的文字是怎樣的吧！

在「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中，在論述「反右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和區別」的小標題

下，我們說：「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在現階段就是反對不敢反帝反殖的錯誤思想和路線，不適合在反右傾時向廣泛群眾提出與無產階級，滅產階級思想。否則，就是忽視了目前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質，就不能很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織廣泛的統一戰線……」接着又說：「在這個觀點的指導下，我們認為，部分資產階級是我們愛國民族統一戰線的一部份，也是學運隊伍的一個組成部份，在思想上我們要求幹部和他們劃清界線，但在反對敵人的鬥爭上我們却要團結這一股力量。」我們說這兩段話，是為着批判新民反「學運報」小丑們所提出的「資產階級是與廣大工農以及小資產階級為敵的」這種極端危險的「左」傾論調的，這種「左」傾論調的錯誤，正如我們在批判該文章中所說的，是「把反右鬥爭和階級鬥爭混淆起來，把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把文化大革命的觀念硬硬地套在我們的環境中」。

上述引語都極為清楚地表達了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右傾機會主義是根源於半殖民地社會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動搖性，就此而言，作為民族解放鬥爭領導核心的左翼，必須不斷地和堅決地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各種錯誤思想意識進行鬥爭，以確保左翼的正確領導地位和民族解放鬥爭的徹底勝利；另一方面，由於我們是處於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我們的主要鬥爭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所以，我們不能把要在領導核心中反對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鬥爭推廣到領導核心以外的階級上，否則，就是冒險主義。

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可以打一個譬喻來說明的，例如，我們常常說當前世界革命的總趨勢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一切革命的人民都必須反對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絕對不能放棄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但是，所謂反對資本主義不意味着可以把革命輸出，一舉而發動世界大戰推毀整個資本主義的體系，絕不能把反對資本主義與和平共處混亂起來。

現在有人把反對右傾進一步推廣到要把所有資產階級當敵人打倒，是存在着把我們的革命引導到一條失敗的道路的危險，我們堅決地反對這種「左」傾路線，明確地提出了反右鬥爭和階級鬥爭的聯繫與區別，「黨訊」反「學運報」的文章不僅不反對那種極為危險的「左」傾論調，反而卑鄙地用歪曲的手法，一面攻擊我們，一面替「左」傾論調辯護，他們到底居的是什麼心？他們在客觀上是幫助敵人還是推展革命難道還不明白嗎？

當然，反「學運報」的主角畢竟是比小丑來得聰明的，他們不會傻到像新民小丑們那樣，直接了當地說「資產階級是與廣大工農以及小資產階級為敵的」，他們貫徹他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會搬上許多革命詞彙和理論，否則，在客觀上幫助敵人的「左」傾機會主義很快就會被識破的。他們說：「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必然有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存在，也就有代表不同階級意志利益的思想鬥爭存在。統一戰線即包括了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有階級鬥爭。」

這句話當然是沒有錯誤的，但是僅僅有這些認識還不夠的，滿足於這些認識不進而對我們當前的革命性質，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領導核心和統一戰線的關係，進行具體的分析，就根本無法正確地領導階級鬥爭走向勝利。

我們都知道，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有階級的社會，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由於階級社會的性質，當然會有着階級鬥爭。以我們當前所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來說，階級的鬥爭首先表現為民族的壓迫和剝削，表現為民族的反抗和鬥爭，所以，我們當前的鬥爭對象，就是表現為執行民族壓迫和剝削的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只有通過民族解放的道路，才有可能走向消滅階級的道路。在這樣一個階級鬥爭表現為民族鬥爭的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由於其他階級的軟弱性，領導核心必須是工人階級，指導思想必須是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和理論。而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作為領導核心的工人階級必須要與其他階級的妥協性和動搖性進行堅決的鬥爭，就必須與無產階級的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否則，就不能鞏固這個領導地位，這些，都是就統一戰線的領導核心和基本力量而言的。對於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由於他們受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壓迫從而要求革命以及其階級妥協和動搖的本性，我們就要執行又聯合又鬥爭的原則，一方面基於他們要求民族革命而團結他們，一方面向他們投降敵人從而破壞民族鬥爭的傾向進行鬥爭

所以，道理是那麼簡單不過，在現階段革命中，對於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我們是到他們投靠敵人從而破壞民族鬥爭的傾向進行鬥爭，而不是要整個地推翻他們或要求他們立即建立無產階級思想，否則，就是忽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質，就會在客觀上破壞民族解放鬥爭。可是，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無法區別領導核心基本力量和其他戰線成員思想水平的不同，以為對核心基本力量要求的思想也必須推廣到其他戰線成員，因而倒轉過來攻擊我們不同意把資產階級當成敵人或要讓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思想是「反對工人階級的領導」。

但是，他們這樣攻擊我們，不僅毫無損害於我們，反而暴露了他們「左」傾機會主義的本色。例如，他們攻擊我們說：「他們認為不可在廣泛群眾當中提出與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思想，因為統一戰線中有『明明的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儘管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也是不可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他們提出不可『與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思想』，無非為了反對在統一戰線進行思想鬥爭，實際上就是反對工人階級的領導」。有！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的思想究竟是混雜到何等可惡的地步呀！他們把對領導核心和基本力量的思想要求，不負責任地推廣到其他戰線成員中去，把反對他們這種做法的人誣蔑為「反對工人階級領導」，不是好像把主張革命不能輸出但堅持反對資本主義的人誣蔑為「反對向資本主義鬥爭」一樣可笑嗎？

「黨訊」反「學運報」文章為了堆砌出一篇和他們的主角地位相稱的文章，在論據的編造上根本就是不擇手段，但這也就更加嚴重地暴露他們自己，讓廣大讀者知道，他們的思想作風究竟是如何的腐敗。他們攻擊我們說「分析右傾機會主義時，總是抽象的、迴避問題的議論一番」以及什麼「不願意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在「國民服役登記」、「退出大馬」，假「新加坡」獨立」、「議會鬥爭」等問題上的各種政治、思想以及鬥爭實踐各方面的錯誤」。

這種「下流的所謂論據，別說廣大讀者，就是連他們那些「左」傾機會主義者的內心上，也是不能相信和同意的，從我們「學運報」第一期社論的主要內容和目的來說，概括性地指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各種，而不是細細地提其具體表現，我們已在本文前數段落中反復地說過了。如未他們這種文章的條件真的要實行起來，不是所有分析時局的文章都要詳細地原樣照搬他們在攻擊我們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和現在攻擊我們對右傾的分析所列出的一切內容了嗎？反「學運報」的主角們應該「以身作則」先在自己的報上為這些文章，並批判他們自己過去和現在沒有逐一列出那些內容的「原則錯誤」啊！

我們在「社論」中沒有具體提出右傾在政治上的表現，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是本無法攻擊的，因為右傾機會主義不僅表現在他們所列举的星洲的政治實踐上，也還表現為其他方面的實踐上和各種戰線上的具體問題上，舉出那些具體表現，不一定就概括了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切表現，這卻是極為淺顯的道理，而我們在「告同學書」列举事實，說明我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在許多政治實踐上錯誤的態度，是為着答復華中反「學運報」小丑們誣蔑我們為「右傾」和「反革命」的，在那種情況下，我們不準備也沒有必要具體地述說我們的觀點，為什麼反「學運報」的主角不對我們在同學中批判右傾的實際內容進行調查研究，就黑字寫在白紙上說我們「對當前左翼所批判的一系列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持有異議的，是不贊同的」呢？這難道是一個左翼政黨對待問題的嚴肅態度嗎？

我們在「社論」中說：「在批評右傾思想時，不能簡單粗暴地打擊，不能毫無保留地搬用別人反右傾的方法，而是應該耐心和仔細地分析學運問題上的右傾思想，通過批評和說服糾正持有右傾思想的同學的錯誤，爭取最大部分幹部同學在正確路線基礎上的團結。」我們說這話的目的，正如我們在「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中所說的：「如來說在其他戰線有少數右傾機會主義頑固派堅持錯誤，那麼學運隊伍却是沒有或較不嚴重的……」。

上述兩段話極為清楚地表達了我們的看法，那就是，由於學運幹部大部分是好的，由於他們處於追求真理而向未成熟的階段，所以他們是曾在認識錯誤的情況下承認並糾正錯誤的。至於其他的戰線，由於包括着來自各方面的人物，加上某些條件易於為敵人滲透，形成一些頑固堅持錯誤的右傾分子和以左派姿態出現的敵人代理人。基於學運和其他戰線的這些不同情況，我們認為對學運中那些犯上錯誤的幹事要採取批評和說服的方法，不能把對待頑固派和敵人代理人的方法毫無保留地搬用過來，這究竟有什麼錯誤呢？他們攻擊我們這些正確主張，誣蔑我

是「頑固地表現」[對黑幫份子陳辛、劉利煌之流被左翼批倒斗臭而感到憤憤不平]，不是赤條條地暴露了要在學運反右傾鬥爭中採用「簡單粗暴」的方法，混亂學運隊伍的團結嗎？現在學運隊伍中的大混亂和嚴重損失，難道不是他們這種極危險的言論一手造成的嗎？

為了駁斥新式反「學運報」小丑們詆毀我們是主張所謂「學生比工農群眾更熱愛真理」和「把學運界說成天使」，我們在「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一文指出：「我們是從處理反右鬥爭不要簡單粗暴，而不是叫工農向學生學習」在這些回答中，我們一方面說明不應在學運反右鬥爭中採取「簡單粗暴」的論據，一面駁斥了新式小丑們指我們主張「學生比工農群眾更熱愛真理」的詆毀；「黨訊」反「學運報」的主角們在這裡不認清新式小丑們的詆毀性質，反而錯上加錯，把惡毒的主觀理解和想像硬硬地加在我們身上，說什麼「這不是明明白白地指出工農反右傾方法簡單粗暴是不要緊的，學生則不可以。」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思想混亂情況，出於他們這些左翼或黨的所謂領袖，的確是令人咋舌的。

我們一貫認為，反右傾必須有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區別，在思想上，無論誰犯右傾機會主義都要展開思想的批評的鬥爭，不能使右傾思想自由之區來阻礙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進。這是，由於任何錯誤思想都有其產生，發展，系統化的過程，所以不能在一個組織內一出現錯誤思想時就採取組織紀律或組織上決裂的手段。所以在組織上，對於各種不同程度上犯上右傾錯誤的人，要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在這之中，只有那些具有充足證據證明是政治本質有問題或自覺地為敵人服務者，才可稱為「黑幫」或「敵人代理人」，才可對他們採取組織的手段；對於那些頑固堅持錯誤者，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採用徹有其足以阻礙鬥爭進展的工作地位，但為了給予他們糾正的機會，絕不能隨便採取組織的手段，至於一時認識不清的人，我們更要通過批評，說服，幫助他們糾正錯誤，當然也不能隨便採用組織手段。

對於我們主張反右傾要有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區別，對於我們主張對各種不同情況犯上右傾錯誤者的正確態度和處理方法，對於新式小丑們把反對鬥爭的人說成「只有敵人才這樣做」，「黨訊」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都避而不談，他們死命攻擊我們主張對堅持右傾錯誤者採取徹有其足以阻礙工作的崗位，詆毀我們是「看到」「把那以黑幫份子揪出來，批倒斗臭，使之無法搗亂，為非作歹，致有『向志道狹』，『向道』難張之憾」。

但是，就是他們死抓這一點，也不能達到他們詆毀我們的目的，對於那些頑固堅持錯誤者，只要他們不是自覺地為敵人奴勞，我們都必須採取二方面的政策：一方面，我們要動員廣大幹部群眾對頑固派的言行進行堅決的鬥爭，推翻他們右傾路線的領導地位，使廣之幹部群眾在思想和實踐上充分認清右傾的表現及危害性，隨時與之展開鬥爭，以防止再犯上右傾錯誤；另一方面，對於那些頑固堅持右傾思想者，我們必須給於他們糾正的機會，使他們在經過廣之幹部的思想鬥爭後，能檢討並糾正自己的錯誤，「以功赦罪」，為左翼運動作出其貢獻。

現在，「黨訊」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對兩方面的原則都背離了，他們不願意讓那些頑固派在經過廣之幹部鬥爭後有檢討和糾正的機會，把這些統統當成「黑幫」和「敵人代理人」清除出去，不以革命者期望犯錯誤者糾正錯誤以為人民服務的正確原則，來對待那些頑固堅持錯誤者；另一方面，他們又不相信幹部的思想水平和能力完全可以在批判運動中，防止右傾路線再現和被撤掉工作崗位的頑固派繼續貫徹右傾路線進行鬥爭。

他們還詆毀我們指出右傾思想者中含有本質有問題的特務是以「奇大的函量，來對付敵人」，攻擊我們「把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形成，說成是由於一些幹部犯了恐敵症」，「是明目張胆地替陳辛、劉利煌以及形形色色的黑幫份子開脫罪過」，但是，恰恰就在這個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和敵人特務關係上，最尖銳、最深刻地暴露了反「學運報」主角和總後台在組織上實行的是一條「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排除異己的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路線。

兩年多來的事實表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形成，一方面是具有事實證明的敵人特務陰謀引導左翼走向投降妥協的道路，另一方面是某些幹部錯誤地估計形勢，高估敵人力量，低估人民力量，從而不取於鬥爭並在一系列問題上脫離了左翼的革命原則，這二者之中，後者是主要因素。正因為這些原因造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所以，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必須一方面認識到右傾思想產生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動員廣之幹部學習和掌握正確路線，批判和糾正錯誤路線，這樣才能徹底地肅清右傾機會主義，避免重新犯上這些錯

誤；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警惕某些特務和自覺為敵人服務的黑幫及敵人代理人，在掌握確實可靠的證據後，把這些隱藏在左翼隊伍內部的敵人清除出去。

所以，如果我們只通過幹部的批判運動糾正右傾，而不把具有具有事實證明的敵人代理人^{我的}和黑幫清除出去，就不能保持左翼隊伍的團結和徹底剷除右傾機會主義；相反的，如果只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歸結為黑幫份子和敵人代理人的陰謀，不認識到右傾機會主義產生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就不能真正肅清右傾機會主義。

正因為敵人特務和右傾機會主義的相互關係（即某些敵人特務陰謀通過推行右傾來引導左翼運動走向失敗的道路），所以，我們才可能從反右傾鬥爭暴露一些具有充足事實證明的敵人，我們才能從右傾機會主義者中去區分敵人特務，「固派和認識不清的幹部，我們說，右傾機會主義者中「有些人是存有為反動派效勞的目的」並主張「不僅思想界要「清，不僅組織界也要劃清，而且還要狠狠地打擊他們，使他們永無翻身之地。」這究竟有什麼錯誤呢？

例如，我們說賭博者不僅包括普通市民，也可能包括一些特務，反動分子甚至包括一些所謂反右的「英雄好漢」，說特務和反動分子是賭博者，原是無可厚非的。現在，「黨訊」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攻擊我們指出右傾思想者中有些是敵人特務，就譏諷我們是所謂「奇大的函量，不到符敵人」？不是好像把指出賭博者中有些是特務和反動分子的人，攻擊為對敵人「寬宏大量」一樣令人捧腹大笑嗎？

但是，反「學運報」的主角這樣攻擊我們遠遠不「僅是編造笑話呢？對於右傾機會主義，他們不把它當作是一定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的產物，從而在處理反右鬥爭中除了敵人^{群眾}外，不應過分強調個人的責任，必須通過廣泛幹部的學習和掌握正確路線來糾正錯誤路線，而是把右傾機會主義根本和大部分地歸結為敵人代理人^{群眾}和黑幫的陰謀說：「左翼這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廣大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幹部和群眾同一小撮有意散播右傾機會主義的敵人代理人、黑幫份子和牛鬼蛇神之間的鬥爭。人們都清楚地看到，是那一小撮敵人代理人、黑幫份子和牛鬼蛇神拋開了一些思想不純、立場不堅定的分子，有意散播右傾錯誤思想，使到右傾的言論一時囂張」。這是不叩不扣的歷史唯心主義。

因此，儘管「黨訊」反「學運報」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不談什麼右傾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並攻擊我們不提這些根源，可是，實際上正是他們只拙笨地提出這些根源，把之與正確進行反右傾割裂開來，從而不能真正和有效地糾正右傾思想的錯誤。也正因為如此，他們自啟地攻擊我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定義的分析，而不明白縱使有敵人特務惡意散播右傾思想，但右傾思想本質上却是犯上怒敵症，從而不能用清除特務來代替反右傾的鬥爭。

綜觀了「黨訊」反「學運報」又對我們提出的反右傾正確原則的攻擊，人們可以看到，我們並不是他們所謂「站出來」「替左翼批倒、斗臭的黑幫份子辯護」，而是他們頑固地為自己以清除特務來代替反右傾的鬥爭；把與自己不同意見或犯有某些錯誤的人輕率地扣上「敵人代理人」、「黑幫」、「牛鬼蛇神」的帽子；主張在學運隊伍中採取「簡單粗暴」的處理方法以混亂學運；執行破壞統一戰線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思想上反右傾和組織上反右傾混淆起來等等一系列極端危險的錯誤言行進行辯護。

如果他們還要在這個問題上進行狡辯，我們就要以最嚴厲的語言質問他們：為什麼在你們的組織內，有人把強烈反對「學運報」的人以『與「學運報」』有關的理由開除出去呢？為什麼在你們的組織內有人把抽煙喝酒當作右傾份子排擠出去呢？為什麼在你們的組織內有人到遠在牢中的戰友的愛人毫無根據地說成「有問題」，而陽奉陰違，準備清除出去呢？為什麼你們的某些所謂反右傾的親信曾一個個地由「左」傾的極端忽而跳到右的極端——反動的立場上去呢？（儘管他們用所謂「很早之前就被安插在人民隊伍裡的『敵人代理人』」，但這並不能阻礙廣大幹部和群眾對之進行總結並得出必要的結論來）為什麼過去幾年前或十多年前做充分事實證明為偽裝特務的人曾以反右傾為名东山再起甚至有些成為了「左」傾機會主義者的親信，掌握一些地方的大權編造謠言把與己者開除出去呢？為什麼像林昭爾（反「學運報」「英雄」之一）這樣來歷不明的人可以爬得這麼高，幹得這麼猖狂呢？為什麼他們反右傾兩年多以後的今天，幹部隊伍並沒有達到團結反而甚至在「左」傾機會主義的头子之間存在着互不信任的奇怪現象呢？為什麼「學運報」第201期到229期短短18期間列為黑幫開除出去的人竟達45

人之眾呢？爲什麼反右傾聲中，竟然會發生「左」傾機會主義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也就是「黨訊」反「學運報」文章的起草人）深夜與人聚賭，讓些假提將官去而賄賂特務以逃脫的手續呢？爲什麼連「學運報」也沒有研究過就在陣地報上把「學運報」稱爲「反革命份子」的「反動刊物」呢？

所有以上不能掩蓋的事實，難道還不夠慘痛地告誡我們，「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究竟是要把幹部隊伍搞成什麼樣子嗎？一切要左與發展的人，難道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惡化下去而等閒視之嗎？難道把反對他們以反右傾爲名推行宗派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每每地譏爲「香黑幫分子辯護」，就可以推脫他們的責任並阻止廣大幹部覺悟起來反對他們嗎？不，絕對不能。

(待 續)

* * * * *

(註：爲達到徹底和全部批判「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目的，所以本文篇幅極大，不可能在一次全部發表，爲了使讀者先睹爲快，我們在這裡先發表本文對「黨訊」反「學運報」文章「前言」和「對一般鬥爭問題的右傾言論的批判」的部分，其餘部分將在不久後發表，敬請讀者注意。)

* * * * * 南大同學發 1967年7月12日

☆ 語 錄 ☆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爲它超過群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衆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爲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衆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衆是否已經了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群衆中去考察才知道。

☆

☆

☆

善於把黨的政綱受爲群衆的行動，善於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鬥爭，不但領導幹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衆都懂得，都能掌握。我們的工作犯不犯錯誤，其界限也都在這兒。當着群衆還不覺悟的時候，我們要進攻，那是冒險主義。群衆不願幹的事，我們硬要領導他們去幹，其結果必然失敗。當着群衆要求前進的時候，我們不前進，那是右傾機會主義。

☆

☆

☆

要善於說服落後分子，善於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臆造出一些幼稚可笑的「左的」口號同他們隔離開來。

但是要使真正整個階級，使被資本家壓迫的真正的勞動群衆都站到這種立場（支持先鋒隊的立場——引者）上來，僅靠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還須要這些群衆本身的政治經驗。

☆

☆

☆

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爲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王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却生怕人家駁，非常胆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爲這一嚇，人家就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礙真理的。